

浅谈哈萨克族阿依特斯薪火相传的文化意义*

黄适远

(新疆文化厅 新疆艺术研究所,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2)

[摘要]阿依特斯是哈萨克族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其清晰地用自己的文化把口传心授的草原游牧文化向历史做了另一种表达,阿肯是阿依特斯的传承者、播种者,同时也是历史载体,记载了民族记忆。作为传统艺术的阿依特斯,保持了其“源”的来历,经过千百年的发展及无数代哈萨克人的心血,始达到今天的成就。现代文明的冲击下生存空间狭小,生存和发展成为悖论,究竟如何生存,找到一席之地,在多元文化的现代社会框架中是面临的最大问题。

[关键词]阿依特斯;阿肯;文化传承

[中图分类号]K89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02-0050-02

任何一个民族在寻找自己的根时,不外乎口传心授和文献。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草原民族和农耕民族各自的特点。草原民族自古以来在草原的世界驰骋游牧,逐水草而居,那里的空间始终在游弋运动,每一顶帐篷下的世界在草原和山里随季节变换而确定生活,由此产生的精神世界单纯热烈。所谓诗歌和骏马是哈萨克人的两个翅膀,生动说明了这个草原民族的文化属性。相比之下,农耕民族更趋向于述而不作,注重文献资料的收集和记录。汉族以二十四史为代表,向全人类展示了这种人类记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作为哈萨克族的阿依特斯则清晰地用自己的文化把口传心授的草原游牧文化向历史做了另一种表达,这就是活性的原生态记忆。

一、阿依特斯应起源于古老的民歌

阿依特斯是哈萨克族历史悠久的一种对唱艺术形式,它起源于何时尚无定论。但可以肯定地说,作为古老的哈萨克族民歌,阿依特斯的历史源远流长。不能否认,草原丝绸之路在中亚地域的交流也拉近了哈萨克先民同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中原文献记载了哈萨克族主要族源之一的乌孙人和西汉的交流。“乌孙……使使献马,愿得尚汉公主为昆弟。天子问群臣,议许,曰:‘必先内聘,然后遣女。’乌孙以马千匹聘。汉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以妻焉。”此后又在与龟兹的联姻中和龟兹乐进行了对话,不能不说三者之间有着一定的互动。

作为民间的阿依特斯有文字的描述虽然较晚,但是出现的时间应该是民歌开始出现的时候。哈萨克人历来有着把本民族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人物、生活习俗、宗教哲理、兴趣爱好、喜怒哀乐和男女之间的情感等编成诗词填入某种特定的歌调演唱相互交流、交谈的风习,它

有可能与古代先民们日常生活中的这种以歌代言谈话、对唱及原始宗教有关的各种习俗和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给我们一种暗示:有关游牧民族的历史和民歌其实密不可分。民歌是传承文化的一种最直接有效的方式,简单明了,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自由奔放,这和哈萨克人的游牧方式息息相关,也造就出了他们天性乐观、自在、通达的性格。18世纪俄国著名学者毕秋林曾记述:“公元6世纪的突厥人将民歌相互对立、轮流歌唱。”9~10世纪的爱情类长诗(叙事诗)《阔孜情歌与巴艳美人》、《吉别克姑娘》中都有阿依特斯的描述,可见迟至公元9~10世纪已有了阿依特斯这种对唱形式。

阿依特斯的来源和古老的哈萨克民歌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拓展了民歌的道路。阿依特斯和民歌所选用的曲调在音乐结构、调式、旋律、节拍、内容等方面都没有严格的限制与约定,也没有固定的曲牌或相应的唱腔流传,演唱者一般多弹奏冬布拉为自己伴奏,或不用冬布拉伴奏清唱。每年夏天,哈萨克族牧民转场到水草丰美的夏牧场,相邻的牧民都要聚集在一起举办阿肯弹唱会。阿依特斯艺术源远流长,背景深远,植根于哈萨克民间,充满浓郁的哈萨克口头文学和音乐文化特点。它具有突出历史、世代传奇的特点,在哈萨克民间有着较大的影响。根据内容的不同分为阿肯对唱、传统对唱等。阿依特斯歌词均为即兴创作,没有固定的唱词。因而阿依特斯阿肯必须有敏捷的才思和渊博的知识、出口成章的才华、对事理透彻的了解和较高的艺术修养,要在瞬间对答如流,以理以才服人。

阿依特斯的产生和其生活环境、游牧传统、民族心理是分不开的。地域、气候、传统、生活方式的持久如一也使

* 本文为201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转场——新疆哈萨克族游牧生活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

阿依特斯在草原上历经千年没有消失, 牢牢继承在族群里, 成为哈萨克族的集体财富。

二、阿肯是阿依特斯的传承者、播种者, 同时也是历史载体, 记载了民族记忆

阿肯是哈萨克族活着的历史字典。一代一代的薪火相传, 让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各种信息在阿肯身上得到了复制, 阿肯作为载体几乎发挥了等同于历史文本的作用,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造。阿肯的记忆中, 把过去的历史、传说以及其他民间文学都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使其得以流传, 记忆和记录着自身的历史传承。

阿肯是我国哈萨克族人民对来自他们中间的游唱诗人的一种尊称。阿肯是诗歌的创作者、演唱者、传播者。草原上, 阿肯的歌声是哈萨克族人的口头长诗; 蓝天下, 阿肯的歌声, 传达着哈萨克族人最真挚的情感。阿依特斯在阿肯这里, 得到了生命的张扬和入世, 也成为了哈萨克族精神世界的依靠。

事实上阿肯已成为游牧在天山南北大草原上哈萨克族的灵魂吟唱者, 而阿依特斯就是灵魂吟唱者的思想和创作记录, 用无字文本把哈萨克族的生活和历史用悠扬的歌声镌刻起来, 代代相传, 记忆着每一代人的历程。正如哈萨克族的一句俗语: “阿肯活不到千岁, 他的歌声却能流传千年。” “草原文化的载体是人, 他们走到哪里就把这种文化带到哪里。因为人是载体, 单个的人身上就不容易表现得那么完整、那么鲜明, 只有群体才会把牧民的心理禀赋清晰地表现出来, 也因为牧民的文化不是靠文字记录诉诸于人的理性, 而是靠直观直觉激励人的感情, 群体形成的文化氛围更显得至为重要。在一个群体中, 人们靠着感觉器官可以从别人身上译读这种文化, 互相感染、互相影响、互相启发、互相观摩、互相监督。在这个群体汇中, 还有饮酒、唱歌、舞蹈、英雄史诗、说唱在不断呼唤人的活性精神元素。”

阿依特斯内容广泛, 有神话、故事、诗歌、民歌、谚语、格言等, 这些作品经过一代代阿肯们的口头吟唱传承积累下来, 并形成了哈萨克族丰富的口头文学。阿肯们则是诗歌的创作者、演唱者和传播者, 无论是婚丧嫁娶、宗教典礼、生活习俗等都有一套比较完整的传统演唱。“这些诗歌对民族发展史、民族关系史和宗教史的研究都有很重要的价值。同时, 它又是研究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的重要资料。”

三、阿依特斯所蕴藏的文化意义

毫无疑问, 阿依特斯是哈萨克族的民族瑰宝, 也是全面反映哈萨克人民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因此, 阿依特斯也毫无疑问地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被列入中国首批 518 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作为传统艺术的阿依特斯, 保持了其“源”的来历, 经过千百年的发展, 无数代哈萨克人的心血, 始达成今天的成就。现代社会的审美趣向的迅速转轨, 使阿依特斯等在内的文化遗产面临的文化生态危机却是无法掩饰之痛。基层“根”部欣赏群体由于老龄化面临的几乎集体消失, 让阿依特斯等千百年来建立的优势几乎丧失殆尽、失语。

现代文明在后工业化时期, 各类流行文化形成新的权利话语, 掌握和左右着话语权, 改变着人们的审美趋向, 这些对于古典传统的解体是致命打击。社会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 随着现代文明的渗透日益凸显出和传统的矛盾与不兼容。传统艺术包括阿依特斯等在内, 生存状态形势极为严峻。现代文明的冲击下生存空间狭小, 生存和发展成为悖论, 究竟如何生存, 找到一席之地, 在多元文化的现代社会框架中, 是面临的重大问题。从宏观上看, 这也是所有传统文化共同面临的共同命题。

从目前看, 现代文明的气息动摇了几千年形成的传承机制。民间聚会规模也随之越来越小, 都使阿依特斯在内的许许多多的原生态艺术生存的空间越来越狭小, 同时还面临发生着变异的危险。

传统文化的根能否保持鲜活的生命力, 取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是否有薪火相传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保持文化基因的纯洁不受任何病源的袭击, 是目前面临的一个考验。而当前面临的悖论是如何保持文化的多样性以及阿依特斯在内的原生态艺术的本真, 而不会成为被异化的文化“物种”和被迫“基因变种”。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阿依特斯是体现哈萨克族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标识, 是哈萨克族民族精神气质的符号, 也是哈萨克族民族、族群的文化生命密码, 这种文化基因的存在与否可以宣判一个民族在精神上的消亡和坚挺。今天回眸我们身边的一切文化遗产的时候, 我们既感叹于世事沧桑、岁月流转的沧海桑田, 又惊叹于祖先们独具匠心的创造。经过了无数岁月的浸润, 它们仿佛服用了瑶池的仙人草, 在民间得以长生不死、薪火相传。

[注 释]

《汉书·西域传下》。

孟驰北:《草原文化与人类历史》, 国际文化交流出版社

2002 年版。

哈拜:《哈萨克阿肯》, 民族出版社 2006 年版。